

满天星文丛



把自己 和书关起来

周春梅 /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满天星文丛

把自己 和书关起来

周春梅 / 著

广东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把自己和书关起来 / 周春梅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9. 4

(满天星文丛)

ISBN 978-7-5360-5495-0

I. 把… II. 周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5421 号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胡雅莉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×1230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8.125 1 插页

字 数 16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,000 册

定 价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林贤治

《满天星文丛》序

不记得奥威尔在哪本书里说过这样的话：在专制时代结束之后二百年，散文不会产生。读后十分震撼。

自然，奥威尔的话说得太极端了，而且还颇有点宿命论的意味。但是难得的是，他揭示了散文生存与自由空间的联系，正所谓“生死攸关”；对于散文的自由品格，期待是深切的。

我国春秋时期曾被誉为“第一次思想解放”时期。其时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，那气象似乎确为后来所未曾见；但因此，也就出现了为文学史家所惯称的先秦散文的繁荣局面。然而，毕竟是王权时代，那些散文不可避免地散发着权力的蒸人气息；一些貌似虚无超脱的，如老庄，也都是逃避权力，实则逃避自由的标本。秦汉以后，一统天下，散文沦为“锥诵文学”。太史公的《史记》是唯一例外，恐怕这是与他身受“官刑”的痛苦不无关系的罢？魏晋文学尚“通脱”，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自由，这时文学的自觉是以政治的麻痹为代价的。唐宋八大家多是维

护“王道”和儒家正统的，惟中晚唐小品，多少露出为犬儒的刺所没有的锋芒。宋代“新儒家”的说教，明代的特务统治，清代的文字狱，造就了一种僵硬呆板，或是闲适澹荡的文风，直到辛亥一代起来，才为激烈的政论时评所扫荡。

从根本上说，自由是个体的自由，我们说的政治自由，其实也都在于赋予并维护个人的自由。在西欧，自由是一个近代的概念，在中国则是五四时代的概念。只有到了五四，中国文学才有了新的观念，新的主题，新的形式和风格。其中，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。《新青年》首开“随感录”专栏，所载散文已大异于《论语》、朱子之类的语录体，而带有尼采的风味了。为向古文家示威，一代作家各自实验“娓语体”，于是有了蒙田式、培根式、兰姆式。至于那些人道的、同情或鼓动的、礼赞劳工神圣的文字，那些讽刺的、愤怒的、对抗权力的文字，显然为故家的文苑所蔑有。他们在打倒偶像、个性解放的历史罅缝间尽量地表现自己、施展自己，在五四以后的头十年里，就产生了一批个性各异的经典性文本，创造力的爆发是惊人的。

创造是自由的创造。任何有创造力的事物，都是通过对现存轨范的反叛和破坏以显示其蓬勃的生命的。文学也如此。如果作品失去了个性，作者是不存在的；如果整个时代的文学是均等的，雷同的，没有冲突也没有变化可言的话，那么，即使队伍十分宏大，一样可以视同无物。没有自由的文学，禁锢的文学，其命运注定是萎顿的，凝滞的，惟见墓室般的死气沉沉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的“左翼文学”，以及四十年代的“解放区文学”，从内容到形式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

局。但是，无庸讳言，这其中包括对政治目的性以及工农题材的至上主义的强调，相应的对语言风格的规定等等，由于制度性措施的介入，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损害了作家的艺术个性。及至文革时期，事情有了恶性的发展，致使数亿人民只有一个作家八个戏，几乎消灭了散文。三十年过后，危机依然存在，最大的威胁是语言的不纯。散文语言是自由的，个性化的，由于来自生命的丛莽深处，带有几分神秘与朦胧是可能的；又因为流经心灵，所以会形成一定的调式，有一种气息，一种调子，一种意味涵蕴其中。即从这所谓“文学的第一要素”而言，五四散文也是具有范式的意义的。然而，当代散文写作使用的语言，则普遍是宣传的、流行的、大众的、简易的、乏味的语言，是多次政治运动冲荡过后留下的，而又失去应有的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修复的语言，是缺乏丰富个性和人性润泽的语言，刚性的语言，布满沙砾的语言。要建设一代散文，必先恢复精神的自由，具体一点说，必先从拯救文学化、人性化、个性化的语言开始。净化语言，这是最根本的工作，也是最艰难的工作。

我们有意从当代散文作家中，挑选富有自由感和思考力的，具有一定的个性特点的，有文采的分子的作品，汇成丛书陆续出版。因在此前面世的《紫地丁文丛》是以纪实见长的，为了在内容上有所区别，这套文丛，则以一般记叙的、象征的、说理或抒情的文字为主，并以“满天星”名之。按《中药大辞典》，满天星为泥炭藓科植物，茎枝舌形，枝叶披针型，上部急尖，边缘内卷，雌雄异枝；花香，白色，短柄，顶生，果球型，

颇有点特异之处。但与紫地丁一样，因为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，所以在乡下人那里倒也是常见常用的。

是为序。

2006 年 11 月 30 日

目 录

阴影 / 1

“罪”与“罚” / 8

一次漫长而痛苦的阅读之旅 / 16
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惊恐和怀疑 / 26

一部出色的心灵长诗 / 39

暗夜的星光 / 45

柔弱的革命者 / 57

镜与灯 / 66

这只是刚刚开始 / 72

向奥威尔致敬 / 76

“关于他人的痛苦” / 87

“后世跟我是有关的” / 97

“孤独是迷人的” / 106

变形 / 119

那只孤独的寒鸦…… / 123

碎片或雪花 / 138

玫瑰之死 / 142

“把自己和书关起来” / 152

天边外的梦 / 163

一生 / 176

一天 / 187

为“人的尊严”而写作 / 191

“这是永恒的……” / 201

孤岛如何成长 / 216

穿越灾难 / 221

歌唱的野草 / 224

“可是，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……” / 235

寻找家园 / 239

阴 影



《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》

[法] 安德烈·纪德著，余中先译

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版

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一个名字。熟悉这个复杂而拗口的名字，熟悉他作品的名字，熟悉所谓“灵魂的拷问”。然而他的心灵，以及由此构成的文学世界，对我来说，和他的名字一样，复杂而难以梳理。因此，当有机会读到法国作家纪德的《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》，我很希望这部被公认为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珍贵文献的论著，能帮助我稍稍走近和看清这个庞杂的世界。

然而我还是失望了。这个世界依然丰富，杂乱，理不出头绪。这不是纪德的问题。他理出了一些头绪，但他清楚地意识到：他“远远没有穷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种种教诲”；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其中寻找的，是跟他的思想最接近的东西。而别的读者，在其中找到的必然是别的东西。

或许丰富、杂乱、矛盾、阴暗、难以概括、难以梳理，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点。或许真正的大家，多少都具有这样的特点：大河滔滔，泥沙俱下。但我们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位作家，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这些特点体现得如此突出。纪德将其与司汤达、托尔斯泰作了一个形象的比较：

在司汤达的、托尔斯泰的小说中，光线是恒常的、平均的、弥散的。所有的物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照亮，从四面看去它们都一样。它们没有影子。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，如同在伦勃朗的画作中一样，起重要功能的是阴影。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合了他的人物和事件，将一束强光打在它们之上，使光线只照在一面。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他人的阴影中，又依靠在自己的阴影上。

纪德以光和影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性：“在他的笔下，我们见不到任何线条上的简化和净化。他喜欢复杂性，他保护复杂性。”加缪说到《卡拉玛佐夫兄弟》时，有相似的说法：“这部作品中，半明半暗的光线比白日亮光更扣人心弦，在明暗对比中，我们能够领会人为抵抗自己的希望而拼搏。”^①

对那些喜欢简洁、明晰、优美风格的读者来说，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是一个颠覆性的挑战。或许，那看似混乱的世界，那“情感、思想、爱欲从不表现为纯的状态”的世界，正是一个真实而有力的世界。

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中如此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：“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均自审生命的意义。”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，问题提出的强度之大，非得要有极端的解决办法不可。存在抑或是骗人的，抑或是永恒的。”

在加缪看来，《卡拉玛佐夫兄弟》是一部提出荒诞问题的作品，而不是荒诞作品。后者不提供答案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得出了结论：“相信永垂不朽对人是那样必要（否则就会自杀），正因为这种信仰是人类的正常状态。既然如此，人类灵魂的不灭是毫无疑问的。”^②

《群魔》中的基里洛夫这样概括人类历史：“人发明出了上帝，为的是活下去，不自杀。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的概要。”他认为上帝是必要的，必须有上帝存在。但他知道上帝并不存在，也不可能存在。于是，自杀成为唯一的、必然的结局。

与他笔下的人物不同的是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自己一辈子有意无意为之痛苦的问题——上帝的存在，选择了这样的逻辑推论：“人必须有上帝才能活下去——人要活下去——所以上帝必须存在。”他的漫长而痛苦的思考，通向了《福音书》。在西伯利亚时，他遇到了一个女人，她给了他一本《福音书》。在监狱里，这是官方允许的唯一读物。纪德认为，对《福音书》的阅读和思考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至关重要的，他后来所写的所有作品，都渗透着《福音书》的教理。他在基督面前深深地俯首躬身，而这种屈从、这种放弃所产生的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后果，就是保持了他性格的复杂性。

屈从和放弃，反而是“保全生命”的方式吗？谦卑和顺从，

反而使心中“相互斗争的极为丰富的对抗性得以保留”？这与佛教中的“无我”相近吗？纪德也谈到与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不同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喜剧是“《福音书》与佛教、与亚细亚精神结合的产物”。这些问题，将一直伴随着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阅读。

与俗世借宗教祈求幸福、平安、内心的平静、永生不同的是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情结，更多体现了对人的精神的深刻探索、对人的灵魂的不懈拷问。它追问的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命题：人何以为人？

在这部书中，尤为吸引我的，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信中所记述的工作状态。他不是一个迷信灵感和天赋的作家。有人说，诗人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：一类视自己的天赋为神奇的本领，另一类则视天赋为命定的痛苦。第一类诗人只需轻松自如地任凭语言流淌，而第二类诗人却始终需要同语言搏斗。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属于后者，而且他认为只有这样，才可能写出杰作。他这样评价普希金和莎士比亚：

我认为，普希金的诗，短短几行，既轻巧又优美，仿佛一气呵成，那正是因为它经过了它的长期推敲和修改……即兴写出的东西是不成熟的。据说，莎士比亚的手稿上没有涂改的痕迹，正因为如此，这才出现了那么多别扭和粗糙的地方。要是他多多地推敲，那就会更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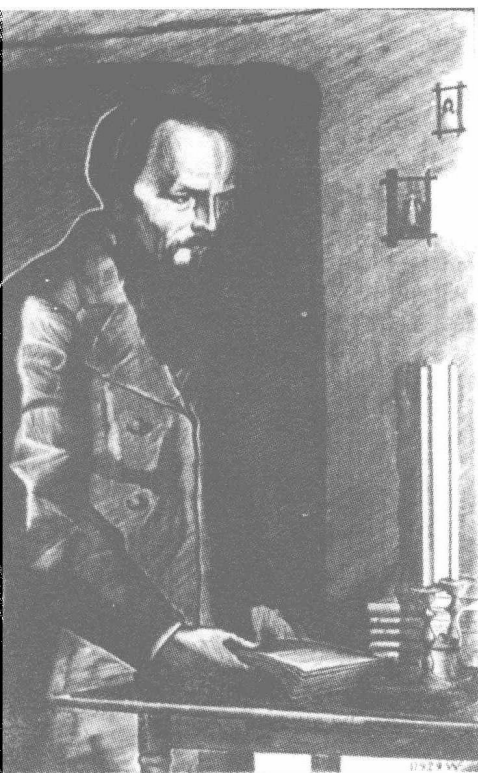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我们就不难猜想他的写作过程了。他不断地删除，撕毁，重写，每一部作品的写作几乎都是如此。写《群魔》时，他记录了自己的一天：“整整一天，我没有做别的事情，只是在撕毁和修改……大纲至少修改了十遍，第一部分整个儿重写。”写《罪与罚》时：“小说很长，有六个部分。11月底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写完了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；我把稿子都烧了！……我又开始重写，没日没夜地写，但进展很慢。”即使是写一篇简单的文章，他也如此全力以赴：“这篇倒霉的文章，我先后写了至少有五遍，时不时把写好的删掉，从头修改。”他对完美的近乎苛刻和病态的追求，使他始终处在焦虑和对自己的不满中：“如果当初我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写，不受期限的约束，很有可能写出杰作来。”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，他依然认为自己所表达的不是原本想表达的，而能表达的只是想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，除了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一直没有摆脱债务问题的困扰。及时交稿，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。一个写作上的完美主义者，必须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，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——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，还可能有别的选择吗？

这样的写作，使生命在日夜不停的持续燃烧中放射出耀目的光华，也渐渐耗尽了生命本身。我们一遍遍重读的作品，其形成经历了如此艰苦的过程。作家一遍遍重写，我们一遍遍重读。那些困扰作家的问题，将继续困扰我们；那些耗尽心血的写作过程，转化为我们严肃而痛苦的阅读过程。在这些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中，有些最美丽和珍贵的东西逐渐结晶而成。

那不仅是作家自己，也是我们一生最珍贵的东西。

和喜欢写信的很多作家不同，以写作为职业和生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，“对写信感到一种可怕的、无法克服的、难以想象的厌恶”。他认为：“信是一种愚蠢的东西，根本不可能用来倾诉什么。”“我什么都告诉你了，但我明白，关于最基本的东西，关于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，我什么都没对你说。”他甚至开玩笑说，如果自己下地狱，肯定会因为罪孽而被罚每天写十几封信。



这个一生用文字来表达内心的困惑和思考的人，在现实的人与人的交流中，却认识到文字深刻的无用性。在书信中，他意识到了倾诉的绝望。他的许多求助的信如石沉大海，更加重了这种绝望感。而在写作中，他始终保有希望，在去世的那一年，他这样写道：“是习惯性的希望救了我，有一天，上帝将赋予我很多的力量和灵感，我将能更完全地表达，总之，我能把心灵和幻想中所包含的一切都展现出来。”

没有上帝的人，在现实和幻

想中都深感绝望，这绝望，反而成为生的起点。有上帝的人，则以现实的绝望作为幻想和希望的起点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们今天恰恰是通过这些“什么也表达不了的”书信，了解到那些能“展现一切”的作品背后的故事。对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来说，这些他怀着厌恶写下的书信，是弥足珍贵的背景资料。它们和那些传世之作一样，具有血的质地，直接和心灵相通。

注释

① [法] 阿尔贝·加缪：《西西弗神话》，沈志明译，见《加缪全集》第3卷·散文卷1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

② 《作家日记》1876年12月，转引自《西西弗神话》。

“罪”与“罚”



《罪与罚》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著，非琴译

译林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

—

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：

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，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，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、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，是他逐渐熟悉迄今为止还不知道的、新的现实的故事。这可以构成一部新小说的题材，——不过我们现在的这部小说已经结束了。

而我们还要回过头去，看那个旧世界，看旧世界里的人如何在“罪”与“罚”中挣扎。那另一个世界，依然不属于现实，